

後疫情之培育父母塑造孩子— 從「分齡、跨代、家庭」三工場談起

余惠娥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多倫多）

North York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Toronto)

今日教會面對兩大衝擊；其一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影響，其二是信二代持續大量流失。

根據巴納集團(Barna Group)在 2020 年 4 月和 5 月收集的數據顯示，在新冠疫情初期，有 32% 原本穩定參與教會者停止聚會，另有 18% 的會眾遊走於多個不同教會的線上聚會。¹ 2022 年初，家庭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採用美國家庭調查(American Family Survey)所進行的一項分析揭示，美國亞裔族羣的教會聚會出席率從 2019 年的 29% 下降至 2021 年的 23% (流失率大約為 20%)。² 這些統計數字不免令

¹ Barna Group, "One in Three Practicing Christians Has Stopped Attending Church During COVID-19," *Barna Group* (blog), July 8, 2020, <<https://www.barna.com/research/new-sunday-morning-part-2/>> (accessed 24 February 2022).

² Wendy Wang, "The Decline in Church Attendance in COVID America,"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blog), January 20, 2022, <<https://ifstudies.org/blog/the-decline-in-church-attendance-in-covid-america>>. (accessed 24 February 2022).

人感到憂心。隨着疫情的緩和，出席率應可逐漸回升，但是否能回到原有的水平，還有待觀察。除了實體聚會人數下降之外，疫情也衝擊到教會的其他層面；³ 其中與父母培育密切相關的是，疫情期間各式各樣的網路課程與講座已改變了父母接受裝備的地貌。教會如何回應此改變是本文要探討的第一個議題。

此外，信二代持續大量地流失已是不爭的事實；中西皆然。⁴ 有鑒於此，茨爾察(Sarah E. Zylstra)大聲疾呼：美國最大的福音禾場就在你家。⁵ 實際上，早在主後1522年，路德就曾在他的〈論婚姻〉(The Estate of Marriage)中強調，「父親和母親是他們孩子的使徒、主教和祭司，因為正是他們讓〔孩子〕熟稔福音。」⁶ 這迥異於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教會的作法。後者主導當時教導⁷ 和敬拜神的相關事宜。對路德而言，教導孩子神的話語和帶領他們敬拜神是為人父母的重要職分。⁸ 他的主張與

³ 例如，有38%的美國牧師／傳道考慮離開全職事奉。見Barna Group, "38% of U.S. Pastors Have Thought About Quitting Full-Time Ministry in the Past Year," *Barna Group* (blog), November 16, 2021, <<https://www.barna.com/research/pastors-well-being/>> (2022年2月24日下載)。

⁴ 華人下一代離開教會的比例，保守估計至少有七成；有些信仰羣體的流失率甚至高達九成。見董家驛：〈沉默的痛：北美華人教會英文事工的掙扎〉，信望愛(blog)，November 24, 2019 年 11 月 24 日，<<https://www.fhl.net/nbg/behold/behold67.html>> (2022 年 1 月 23 日下載)。美國最大宗派的美南浸信會則有高達 88% 的下一代流失率。見 Jon Walker, "Family Life Council Says, It's Time to Bring Family Back to Life," *Baptist Press*, June 12, 2002, <<https://www.baptistpress.com/resource-library/news/family-life-council-says-its-time-to-bring-family-back-to-life/>> (2022 年 1 月 23 日下載)。

⁵ Sarah E. Zylstra, "Study: America's Greatest Gospel Opportunity Lives in Your House," *The Gospel Coalition* (blog), May 30, 2018,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article/study-americas-greatest-gospel-opportunity-lives-in-your-house/>> (accessed 12 February 2022).

⁶ Martin Luther, *Luther's Works* (Vol. 45) : *The Christian in Society II*, ed. J. J. Pelikan, H. C. Oswald, H. T. Lehmann (Philadelphia, PA: Fortress Press, 1999), 45.

⁷ 路德嚴詞批評當時的神職人員怠忽教導的職責：「你們使百姓領受只發餅不發酒的聖餐，勉強他們遵守你們屬人的吩咐，卻不管他們是否曉得主禱文、信經、十誡或別的道理。哀哉！你們永遠有禍了！」見馬丁·路德：〈路德小問答〉，雅各布·安德烈埃、馬丁·開姆尼茨編，李天德譯：《協同書：路德宗基督教信條》，主顯節修訂版（河南開封：路德宗翻譯社，2021），頁 180，<<https://lutheranchina.org/xietongshu-text>>。

⁸ 鄭愛和：〈馬丁路德關於婚姻及家庭的教導之芻議〉，《華神期刊》第 8 期（2016），頁 95。

以色列家庭的一個重要特質相呼應，那就是，家庭是敬拜和教導的中心，因這對民族傳統與信仰的延續至關重要。⁹

路德於主後 1529 年為家庭、一般平民撰寫小教義問答。在第一部分，亦即十誡（舊約希伯來原文為「十句話」），他開宗明義地指出，這是「家長當簡明地教訓他家屬的」。¹⁰ 路德的小教義問答可算是更正教最早期的家庭培育教材，以裝備父母教導孩子愛神、敬畏神。¹¹ 令人遺憾的是，現代的父母大多走回頭路，將教導和敬拜神的職分又拱手託付給教會。其主要的原因包含：父母倚賴專業，認為牧師、傳道等才是培育屬靈後裔的首要人選；父母缺乏裝備訓練，導致他們望之卻步，¹² 甚或根本不清楚神給父母的召命。因此，當論及父母培育時，恢復他們（特別是父親）身為家庭祭司的角色¹³ 是無法迴避的挑戰。

再者，黃國維觀察到，華人教會在牧養家庭時，往往著重在倫理教導、生命更新和心理輔導這三個方向；其目標是為了鞏固家庭關係。毋庸置疑，穩定和諧的血緣家庭是教會、社會，乃至國家的重要根基。然而，基督徒不可忘記，新約曾描繪一幅更大、更美的圖畫，亦即，神的兒女不單愛自己的家人，也要能夠參與在關心、建造屬靈大家庭這個神聖計劃裏（參太十二 49～50；加六 10）。¹⁴ 令人遺憾的是，在這

⁹ 以色列家庭的另一個重要特質：它是「提供個體接納、歸屬、保護的地方」。見萊特著，黃龍光譯：《基督教舊約倫理學》（新北市：校園，2011），頁440。

¹⁰ 馬丁·路德：〈路德小問答〉，頁 180、183。

¹¹ 鄭愛和：〈馬丁路德關於婚姻及家庭的教導之芻議〉，頁 96。

¹² David W. Anderson, "Planning Cross-Generational Ministry at Home," in *Across the Generations: Incorporating All Ages in Ministry: The Why and How*, ed. Vicky Goplin et al.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Fortress, 2001), 109. 亦參蓋瑞·派瑞和史帝夫·康著，鄒霈霖譯：《教導所信，形塑信者：從聖經看教會教育事工》（新北市：華神，2014），頁 183～190。

¹³ James I. Packer, Merrill C. Tenney, eds., *Illustrated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Bible*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2003), 412.

¹⁴ 參黃國維：《家庭神學：獨身、婚姻和家庭的神學反思》（新北市：校園，2022），頁 201。

個由「孤立」和「分齡」(age segregation)所定義的後現代社會裏，¹⁵ 神的大家庭已四分五裂。不同年齡層的人都被困在(或安於)自己所屬的孤島，缺乏互動的橋樑。這是教會長期過度倚賴「分齡」事工的結果之一。無可否認，「分齡」事工有其優點及必要性，但缺乏世代連結所需的平台，以致教會各世代沒有機會攜手建立彼此相愛的屬靈大家庭。當孩子因着分齡聚會而失去與教會其他世代建立關係的機會時，他們就不容易對教會產生歸屬感，而歸屬感正是孩子靈命成長所特別需要的養分。¹⁶ 根據調查，下一代長大後還持續留在教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得到五位非血緣成人的支持與關懷。¹⁷ 基於此，教會在培育父母塑造孩子時，¹⁸ 必須鼓勵父母不但同心鞏固自己的血緣家庭，還要使其連結於教會這個屬靈的大家庭，亦即黃國維所說的：鞏固家庭這個小教會，來同心建立教會這個大家庭。¹⁹

上文初步探討今日教會所面臨的重大議題與挑戰。隨着新冠疫情所導致的限制逐漸寬鬆，教會需有策略來培育父母塑造孩子。根據筆者的觀察與經驗，落實費登堡和羅倫斯所提出之信心發展的三個工場，應該可為上述的議題與挑戰提供可行的出路。

費登堡(Ben F. Freudenburg)和羅倫斯(Rick Lawrence)早於主後1998年所出版之《家庭友善的教會》就已提出頗具前瞻性之信心發展的三個工場(Faith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Arenas)：分齡工場、跨代工

¹⁵ James V. Gambone, *All Are Welcome: A Primer for Inten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inistry and Dialogue* (Crystal Bay, MN: Elder Eye Press, 1998), vi.

¹⁶ 參 Holly Catterton Allen, Christine Lawton Ross, *Intergenerational Christian Formation: Bringing the Whole Church Together in Ministry, Community and Worship*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2), 48。

¹⁷ Kara E. Powell, *The Sticky Faith Guide for Your Family: Over 100 Practical and Tested Ideas to Build Lasting Faith in Kid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4), 98.

¹⁸ 參陳黃家儀：《兒童事工大覺醒：讓家長成為孩子的屬靈師傅》（香港：基稻田，2016），頁96～97。

¹⁹ 黃國維：《家庭神學》，頁178。

場及家庭工場。²⁰ 華人教會對與「分齡工場」²¹ 及「家庭工場」²² 之相應事工並不陌生。然而，對於如何進入「跨代工場」，大多數的華人教會仍摸不着頭緒或心存畏懼。根據筆者的觀察，其主要的原因包含：探討跨代事工之理論與實踐的中文文獻相當缺乏；²³ 推動跨代事工所需的中文教材極為罕見（北美華人教會所需的中英雙語教材更如鳳毛麟角）；領袖尚未意識到「跨代性」作為教會重要核心價值的迫切性；領袖、會眾不願離開同齡聚會的舒適區；領袖缺乏同時培育不同世代之會眾的經驗。²⁴

萬事起頭難。西方基督教會也是在跨代事工這領域摸索了將近半個世紀之後，²⁵ 才於近年開始蓬勃發展。這可從不同的出版社陸續推出多元、富有創意的跨代教材得到印證。例如，D6 出版的Every Day、Axis 製作不同主題的短片及出版相應的父母手冊來促進親子對話（家庭親子教材亦可作為跨代教材）。如果華人基督教出版界尚無法自行研發教材，則可以考慮翻譯西方現有的優質跨代出版品。一旦教學資源的問題迎刃而解，教會就能比較順利地按照費登堡和羅倫斯之三個工場的框架來培育父母塑造孩子。下文將根據這三個工場來探討後疫情之培育父母塑造孩子；焦點將集中在回應上文所提出之今日教會所面對的關鍵

²⁰ Ben F. Freudenburg, Rick Lawrence, *The Family-Friendly Church* (Loveland, CO: Vital Ministry, 1998), 111–14.

²¹ 例如，分齡崇拜、主日學、團契、小組。

²² 例如，家庭祭壇。

²³ 至截稿為止，《給孩子全面的跨代教會生活》仍是唯一一本由華人牧者所撰寫之跨代事工專書。見余惠娥：《給孩子全面的跨代教會生活》（台北市：中國主日學協會，2020）。

²⁴ 西方教會發展跨代事工曾經遇到的挑戰或攔阻包含：不同世代的人以「自我為中心」、未能過渡到跨代範式（paradigm）、不了解跨代性的基礎和需要、缺乏毅力（領導者必須保持將會眾完全過渡到新的事工心態所需的耐心）。見 Allen and Ross, *Intergenerational Christian Formation*, 179.

²⁵ 早在七十年代，就有學者提出跨代教育的重要性，例如 Koehler。見 George E. Koehler, *Learning Together: A Guide for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hurch* (Nashville, TN: Discipleship Resources, 1977)。

議題與挑戰：如何培育暫時無意回到教會之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如何培育積極參與不同網路課程與講座的父母？如何挑旺父母肩負祭司的職分？如何鞏固家庭這個小教會，來同心建立教會這個大家庭？這些議題與挑戰將適時地分散於三個不同之工場裏討論。

— 第一工場：分齡工場 (The Age-Specific Arenas)

申命記六章 4 至 9 節的「恭聽篇」清楚地指出，父母須肩負起教導兒女神之話語的職分。這包含正式及非正式的教導。7 節上之「殷勤教導你的兒女」就是屬於正式的教導。父母，特別是父親，需要有規律、有系統地在家教導孩子神的話語。²⁶ 非正式的教導見於 7 節下：「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摩西在此用兩組對立的片語來強調全部或整體(推衍法)：「坐在家裏」和「走在路上」意味着所有場合的所有活動；「躺下」和「起來」意味着從早到晚、所有的時間。據此，這處經文所要表達的是，無論在何時、何地、做何事，都要談論神的話語。²⁷ 如上所述，今日的父母往往把教導這職分拱手交託給教會的牧師、傳道；這實在虧負神給他們的託付。然而，教會牧者也當反省，教會的事工是否提供父母應有的裝備與支持？²⁸

²⁶ 包恩富、包柯玲婷著，栗永徽譯：《培養敬虔的後代：如何用聖經原則教養孩子》（Pittsburgh, PA: Biblical Foundations for Freedom, 2014），頁200。

²⁷ 參 Robert G. Bratcher, Howard A. Hatton, *A Handbook on Deuteronomy* (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ies, 2000), 139；Jeffrey H. Tigay, *Deuteronomy*, The JPS Torah Commentary (Philadelphia, P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6), 98；Eugene H. Merrill, *Deuteronomy*, NAC 4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1994), 167；Peter C. Craigie,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NICOT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170。

²⁸ 派瑞、康：《教導所信，形塑信者》，頁 184 ~ 190。

以色列家庭教育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²⁹ 佩皮(Luciana Pepi)指出，以色列人是一個非常看重家庭教育的民族；其家庭教育的核心即是對上帝的信仰。³⁰ 萊特進一步說明，以色列的家庭有兩個重要的特質。首先是上文所述的：家庭是敬拜和教導的中心。其次，它是「提供個體接納、歸屬、保護的地方」。³¹ 據此，筆者建議，教會在裝備父母時，除了呼召父母成為家庭的祭司之外，還需情、理兼顧。在情的方面，父母須讓孩子感受到他是蒙愛的——蒙神及父母所愛；在理的方面，父母須教導孩子神的倫理道德，讓他自己知道自己不可為所欲為。正如艾倫德所說的，在養兒育女的過程中，孩子會不斷地問父母兩個核心問題：「我蒙愛嗎？」、「我可以為所欲為嗎？」³² 教會必須裝備父母來妥善回應孩子所提出的這兩個問題。

從事家庭事工四十餘年的葉高芳粗略估算，有高達 95% 的華人教會嚴重缺乏家庭事工。³³ 這意味着屬於家庭事工之一環的親職教育也是欠缺的。根據筆者的牧會經驗，當所屬的教會家庭事工不彰時，牧者可以鼓勵父母參加基督教機構所舉辦的親職講座或課程。此外，教會也可以積極推廣「親職讀書會」。首先，也是最現實的，教會普遍缺乏親職教育的人才和資源；讀書會能促使父母「自主學習」（這是父母給孩子很好的身教），並分享討論。第二，一本優質的親職教養書籍往往是作者多年經驗與智慧的結晶；透過讀書會，父母可獲得第一手資訊，而且可反覆閱讀發人深省之處。第三，讀書會提供平台，使父母拉近彼此的距離，在養兒育女的道路上互相扶持、勉勵。第四，透過讀書會的討論與分享，

²⁹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2011），頁34。

³⁰ Luciana Pepi, "The Role of the Family in Traditional Judaism," in *Family and Kinship in the Deuterocanonical and Cognate Literature*, ed. Angelo Passaro (Berlin: de Gruyter, 2013), 527.

³¹ 萊特：《基督教舊約倫理學》，頁440。

³² 艾倫德著，陳永財譯：《孩子如何栽培父母：逆轉角色的親職之旅》（香港：基道，2008），頁28～31

³³ 〈粗估華人教會有高達 95% 嚴重缺乏家庭事工〉，《基督教今日報》，2016 年 8 月 12 日。<https://cn.cdn-news.org/news/00000009084> (2022 年 2 月 20 日下載)。

教會領袖能夠察覺到父母所關注或欠缺的是甚麼。最後，讀書會能培育父母成為領袖，使他們將來可以服事新手父母。

基於此，筆者建議教會組織親職讀書會，來共讀幾本與父母作為祭司及與情、理有關的優質教養書籍，例如，《猶太人的親子教育》³⁴（父母作為祭司）、³⁵《兒童愛之語》³⁶（情）、《為孩子立界限》³⁷（理）。此外，讀書會有時也可針對父母所關注或欠缺的加以跟進。例如，筆者所帶領之親職讀書會的父母普遍意識到親子「對話」的重要性，³⁸卻苦於無法「擴展」對話，面對青少年孩子時更是語塞。有些在疫情期間熱衷於參與講座的家長就留意到有所謂的「薩提爾冰山對話」，並建議共讀相關書籍，盼能增進與孩子的溝通能力。筆者在作了初步的文獻探索之後，發現此理論的倡導者並非基督徒，但冰山的隱喻³⁹及其相應的對話技巧確實有可取之處。於是，讀書會的家長最後決定選擇一本有大量實際冰山對話範例的書籍來共讀。感恩的是，在共讀的過程中，父母們可以指出此理論可取及不足之處（這即是下文將探討的「文化辨識力」；它有助於建造「堅韌」的門徒）。

³⁴ 劉清慶：《猶太人的親子教育》。

³⁵ 上文提到，父母是家中的祭司，特別是父親。以下是兩本裝備父親擔任家中祭司或牧者的專書：Kenneth S. Coley, *Equipping Fathers to Lead Family Worship* (Nashville, TN: Randall House, 2021); Voddie Baucham Jr., *Family Shepherds: Calling and Equipping Men to Lead Their Homes* (Wheaton, IL: Crossway, 2011)。

³⁶ 蓋瑞·巧門、羅斯·甘伯著，吳瑞誠、蘇斐譯：《兒童愛之語》修訂版（台北市：中國主日學協會，2021）。

³⁷ 亨利·克勞德、約翰·湯森德著，吳蘇心美譯：《為孩子立界限》（El Monte, CA：台福傳播中心，2002）。

³⁸ Allen 指出，大量的文獻及研究都提到四個能促進孩子信仰和靈性發展的建議，其中一個就是與孩子進行信仰或屬靈對話和討論。其他三個建議是：「與孩子一起參加宗教活動或儀式」、「在孩子面前活出一致的靈性生活」、「慈愛但堅定地做父母」。見 Holly Catterton Allen, *Forming Resilient Children: The Role of Spiritual Formation for Healthy Development* (Westmont,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21), 52。

³⁹ 維琴尼亞·薩提爾等人著，林沈明螢、陳登義、楊蓓譯：《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台北市：張老師文化事業，1998），頁 36。

上面這個例子顯明教會牧者或領袖在疫情封鎖期間所面臨的挑戰之一，亦即不少會眾參與在疫情期間所提供的大量線上講座及課程。面對眼界大開的會眾，教會牧者或領袖也需與時俱進，不能閉門造車。雖然這是個挑戰，卻也是個契機。教會可以抓住這些在疫情期間已習慣在網路學習的父母參與自己教會規劃的網路親職培育課程（特別是上文建議的親職讀書會），並鼓勵其他家長加入。這不但可為忙於工作與照顧孩子的父母提供一個更加便利的管道來接受裝備，也可同時照顧到那些暫時還不打算回教會聚會的父母。

筆者之所以建議把屬於教會分齡工場的親職教育或父母培育透過網路進行，是為了把親子能夠回到教會的「有限」時間盡可能地用在跨代的聚會（例如，跨代家庭小組／團契）。這即是下文所要探討的。因大多數華人教會對跨代工場不甚熟悉，故筆者將用較長的篇幅來加以探討。

二 第二工場：跨代工場 (The Intergenerational Arenas)⁴⁰

凡是看重家庭事工的教會，大多會鼓勵父母建立家庭祭壇。然而，就筆者多年在教會服事兒童及其家庭所觀察到的結果是，貿然推動家庭祭壇，卻沒有其他相應事工的配合，固然有成功建立家庭祭壇的例子，但也不乏後繼無力，甚或弄得親子關係緊張的家庭。例如，曾有一位媽媽向筆者表示，她讀小五的兒子指控她是基督教的恐怖分子（強迫一起讀經、禱告）。⁴¹ 如何避免這樣的憾事發生？費登堡和羅倫斯指出，跨代

⁴⁰ 跨代工場的事工包含：跨代崇拜、跨代主日學、跨代門訓、跨代家庭小組或團契、跨代宣教或服務行動、跨代退修會、跨代禱告會、跨代快樂之夜、跨代興趣小組（如：跨代壘球聯盟）等。參Freudenburg and Lawrence, *The Family-Friendly Church*, 112。

⁴¹ 余惠娥：《給孩子全面的跨代教會生活》，頁144。

工場提供平台，讓父母與孩子和其他家庭一起接受牧養和教導。這樣的跨代聚會經驗有助於父母在家培育孩子。⁴²

在二十世紀末的西方，刻意跨代事工(Inten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inistry，簡稱 IIM)是一個在教會、鄰里、社區、企業和機構中開展的運動，為要解決後現代「家庭功能不彰」和「社會冷漠」的問題。⁴³ 它的目標是形成一個運動，將耶穌基督那無條件之愛的跨代信息帶進一個老化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正受苦於世代隔絕、分離、忽視。⁴⁴ 此外，薩斯(Benjamin E. Sasse)於2017年指出，「現在，世代隔離涉及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從我們的社交、工作方式到我們的崇拜方式。」⁴⁵ 無可否認，今日的教會已因世代隔離或分齡而受苦，而其一即是孤單。⁴⁶ 雪上加霜的是，在這個深受科技影響的「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s)中，⁴⁷

⁴² Freudenburg and Lawrence, *The Family-Friendly Church*, 88, 112.

⁴³ Gambone, *All Are Welcome*, v.

⁴⁴ Gambone, *All Are Welcome*, vii.

⁴⁵ Benjamin E. Sasse, *The Vanishing American Adult: Our Coming-of-Age Crisis--and How to Rebuild a Culture of Self-Reliance*, 1st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7), 98.

⁴⁶ Megan Zika, "Appreciating Every Generation: An Explor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Ministry and Its Effect on Faith Formation," (Undergraduate Theses, Portland, Concordia University, 2019), 14–15.

⁴⁷ 米德在她的《文化與承諾》一書中，辨識出三種不同的文化：後喻、併喻及前喻文化。在後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s)中，變化是如此地緩慢且難以察覺，以致於未來只是過去的重複，例如，在原始社會裏，祖父母在傳遞傳統和價值觀方面發揮着重要的功能；在這樣的文化中，兒童的「認同感和命運感」是毋庸置疑的。在併喻文化(Configurative cultures)中，「現在是未來期望的指引」。就這社會的成員而言，其主要的模範是與他們同時代之人的行為，因此年輕人的行為與其父母和祖父母的行為不同是「自然的。」在前喻文化中，「長者必須向兒童學習他們從未有過的經歷」。米德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受到科技影響的文化就是屬於這一類。她解釋：「今日，在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長者知道兒童所知道的，無論兒童所居住的社會有多麼遙遠和簡單。在過去，論及人們在一個文化系統中長大的經歷，總有一些長者懂得比任何兒童還多。今日沒有一個。」在「前喻文化」中，世代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家庭和社會受到威脅。米德下列的主張特別值得關注：「所有文化的連續性取決於至少三代人的生活同在」；「瀕危但可能自我療癒的世界之希望」是要求「每個人都傾聽並被傾聽。」米德的論述直接對跨代議題說話。見Margaret Mead, *Culture and Commitment: The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in the 1970s*, rev. and updat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13–14, 39, 64, 75, 119, 157。

人們無法依靠前幾代人的智慧來應對這快速變遷的文化與社會。今日大多數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不再求助於長輩和傳統，而是轉向朋友、網路、社交媒體。金納曼（David Kinnaman）和馬特洛克（Mark Matlock）哀歎，在教會長大的年輕基督徒已被擄至「數位巴比倫」（Digital Babylon）。⁴⁸ 特溫格（Jean M. Twenge）的研究示警，隨着智慧手機的廣泛使用，青少年的孤獨、抑鬱和焦慮也在增加。⁴⁹

當世代隔絕、分離、忽視、孤獨、抑鬱和焦慮這些負面的元素蔓延至信仰羣體時，作為基督身體、屬靈大家庭⁵⁰的教會很難保持健康的狀態。今日虛弱的教會若想恢復健康，非得服用跨代事工這帖藥物不可。正如金納曼和馬特洛克的調查所指出的，「當孤立和不信任成為常態時，要建立有意義的跨代關係」。⁵¹

金納曼和馬特洛克的研究長達十年，對象為在教會長大的年輕人。根據他們的調查，這些被擄至「數位巴比倫」的年輕人可分為四類：浪子（Prodigal；佔 22%）、游牧民族（Nomads；佔 30%）、慣性會友（Habitual Churchgoers；佔 38%）和堅韌門徒（Resilient Disciples；佔 10%）。他們的研究證明，「有意義的關係」是塑造出堅韌門徒的重要關鍵之一。以下是四類被擄者對每項陳述之同意度的百分比：⁵²

⁴⁸ David Kinnaman, Mark Matlock, *Faith for Exiles: 5 Proven Ways to Help a New Generation Follow Jesus and Thrive in Digital Babyl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2019), 17.

⁴⁹ Jean M. Twenge, "Have Smartphones Destroyed a Generation?,"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09/has-the-smartphone-destroyed-a-generation/534198/>> (accessed 28 February 2022).

⁵⁰ 在新約中，兩個用來描繪基督徒羣體的基本圖像是家庭和身體。Robert J. Banks, *Paul's Idea of Community: The Early House Churches in Their Cultural Setting*, rev.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1995), 49.

⁵¹ Kinnaman and Matlock, *Faith for Exiles*, 24. 在論及如何培育加拿大華人信二代時，王健安也提到「跨代」合作的重要性。王健安著，陳永財譯：《聆聽心聲：加國出生華人信徒的心路歷程》（多倫多：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領導學研究中心，2021），頁 175。

⁵² Kinnaman and Matlock, *Faith for Exiles*, 73.

甚麼建立堅韌的門徒？ 研究證明：有意義的關係	浪子	游牧民族	慣性會友	堅韌門徒
我對教會有歸屬感	5%	10%	43%	88%
在我的生命中，有人鼓勵我在靈性上成長	23%	31%	50%	85%
我連結於基督徒羣體	7%	7%	33%	82%
在成長過程中，我有親密的朋友；他們都是來自我的教會、教區或信仰羣體的成年人	27%	31%	53%	77%
我佩服我父母的信心	16%	29%	45%	72%
在我的教會裏，我在情感上與某人很親近	5%	6%	30%	64%

由上表得知，培育下一代成為堅韌門徒絕非只是牧師、傳道的責任；父母，甚至整個教會不同世代的人都有分於此任務。正如費登堡和羅倫斯所宣稱的，需要傾全村之力來撫養一個孩子。他們強調，教會必須提供非單一家庭成員的羣體聚會，亦即跨代的聚會；這能鼓勵全家人與其他家庭一起接受牧養、教導和承接使命。⁵³

除了跨代聚會所建立之「有意義的關係」能培育出堅韌的門徒之外，金納曼和馬特洛克的研究還歸納出以下四個有根據的建議（黑體字為筆者所強調），來建造下一代成為堅韌門徒：

⁵³ Freudenburg and Lawrence, *The Family-Friendly Church*, 88, 112.

- 經歷與耶穌的親密關係。
- 投身反文化使命，來遏制「自我中心」和「應得權益」(entitlement)的傾向。
- 在這複雜、充滿壓力及焦慮的科技時代，鍛練**文化辨識力**的肌肉。
- 激勵出有抱負的下一代，來作為**職場門徒**(vocational discipleship)⁵⁴。

過去兩年因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封鎖，使成人和孩子都花費更多的時間在網絡上。神經學家及網癮專家多恩(Andrew Doan)表示，「生活壓力會引發成癮行為和逃避機制」，而封鎖使得網癮問題更加嚴重。這是因為疫情的封鎖增加人們的生活壓力，而一個唾手可得的逃避方式就是進入數位世界，例如，電腦遊戲和社交媒體。⁵⁵ 不難想像，已被擄至「數位巴比倫」的年輕基督徒如今面對更嚴峻的情勢。教會牧者、領袖當加快腳步集思廣益，參考上文之金納曼和馬特洛克或其他學者所提出的建議，來規劃跨代聚會的內容，以培育有韌性的門徒。礙於篇幅，下文將以教會如何鍛練下一代的「文化辨識力」為例，作初步的探討。

文化辨識力是指，「對我們所處之世界(數位巴比倫)與我們所屬之世界(上帝的國度)的信仰、價值觀、習俗和創建(creations)作出比較的能力。一旦我們作出比較，就可以將我們的生活——包括我們對科技的使用——錨定在上帝國度的神學、道德和倫理規範上。」⁵⁶ 據此，文化辨識力的養成包含：勤奮栽種真道、掌握文化趨勢、展開信仰對話、攜手落實所信。

勤奮栽種真道。辨識偽鈔，是透過不斷地觸摸、觀察真鈔。同理，想要具有文化辨識力，就必須先將真道栽種在心裏。跨代學習真道，

⁵⁴ Kinnaman and Matlock, *Faith for Exiles*, 24.

⁵⁵ Andrew Doan 引用於 Nick Dauk，「網癮：全球新冠疫情之下，它是否正在成為更嚴重的問題」，《英國廣播公司》，2021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59046977>>（2022 年 2 月 28 日下載）。

⁵⁶ Kinnaman and Matlock, *Faith for Exiles*, 48.

除了按着聖經書卷之外，還可於每個月學習一個基督的品格。⁵⁷ 基要生活原則學院(Institute in Basic Life Principles)近年出版一套新的品格課程：Biblical Character Illustrated Series；⁵⁸ 此套課程包含四十九個品格，每一個品格有四個相應的聖經故事。⁵⁹ 此外，有時也可按着實際的需要，來規畫主題式的聚會內容，例如，親子對話、情緒管理、個人理財、網路霸凌。

掌握文化趨勢。在這高度世俗化和科技大躍進的時代，文化的變遷令人眼花撩亂。例如，元宇宙(虛擬現實世界)引發元教會的討論、護照加入第三性別。

根據馮勒(James W. Fowler)所提出的信心發展理論，孩子在十一歲之前尚能單純地接受父母及師長所教導關於神的一切。當進入青少年時期，一個即使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孩子，也會開始受到同學、朋友和傳媒等外在環境較多的影響，甚至對信仰產生懷疑。⁶⁰ 因此，教會領袖必須掌握文化的風向球，敏銳世俗文化對下一代的衝擊，並透過跨代聚會，讓不同年齡層的人展開信仰對話，以鍛練文化辨識力的肌肉。

⁵⁷ 品格教育的重要性受到親職專家約翰·羅斯門和保羅·曲普等人的肯定。鑑於「後現代心理學教養」令美國的家長迷惘，羅斯門在拆穿「心理治療」的詭計之後，提出「復原」之道，包含「品格第一」。見約翰·羅斯門著，陳雅馨譯：《聖經的教養智慧》（台北市：啟示，2018），目錄。曲普在他的《父母之道》一書中，用了一整章來強調品格教育的重要性。見保羅·區普著，羅堅譯：《父母之道：14個徹底改變家庭的真理原則》（香港：根基國際教育，2021），頁121~134。

⁵⁸ <<https://store.iblp.org/biblical-character-illustrated-series-digital-download.html>> (accessed 28 February 2022).

⁵⁹ 此套課程的對象是小學生（尚無中文版本）；用於跨代聚會時，可適度地加入一些比較有挑戰性的內容（透過聖經故事學習品格時需特別留意，要先呈現該段經文的原意，之後才指出其中與品格相關的部分）。此外，在跨代聚會時，盡可能地讓參與者透過多元智能（multi-intelligences）來學習；這主要是因為它們不受年齡或認知的限制。正如馬蒂諾等人所說的，「智能不是按年齡或發展階段劃分的，而是基於每個世代的人與生俱來的能力。」見 Mariette Martineau, Joan Weber, and Leif Kehrwald, *Intergenerational Faith Formation: All Ages Learning Together* (New London, CT: Twenty-Third Publications, 2008), 48.

⁶⁰ James W. Fowler, *Stages of Faith: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Quest for Meaning* (San Francisco, CA: Harper & Row, 1981), 122ff.

展開信仰對話。如上所述，信仰對話至關重要，而且必須從家庭延伸至信仰羣體(申六 7 ~ 8)。根據 Search Institute 於 1990 年所作的一份全國性調查(橫跨 6 個宗派、561 間教會，訪問 11,000 位青少年)，只有 12% 的基督徒父母與他們的子女談論信仰。⁶¹ 安德森(David W. Anderson)指出，這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的家長普遍認為教導孩子聖經和塑造孩子的信仰是屬於教會的事。他於 2001 年的一篇專文「規劃家中的跨代事工」(Planning Cross-Generational Ministry at Home)強調，家長的想法與千禧世代孩子(Millennial kids)的需求形成強烈對比。雖然這一世代所提出的一些屬靈問題通常只有牧師、基督教教育主管和青少年工作者等教會專家才有經驗處理，但孩子們仍然希望父母和其他照顧者能在他們的信仰塑造過程中加以指導。⁶² 孩子在這方面的需要愈來愈受到教會的重視；其主要的原因包含：跨代信仰對話是跨越世代之間巨大鴻溝的一座橋樑；⁶³ 它有助於孩子建立聖經的價值觀；透過信仰對話，教會領袖、父母可以觀察孩子內在之倫理道德架構的變化。⁶⁴ 最後，信仰對話能促使神的百姓進行神學反思，培育他們成為「入世而不屬世」的神學家，不論老、中、青、幼。⁶⁵

⁶¹ Search Institute, *Effective Christian Education: A National Study of Protestant Congregations* (Minneapolis, MN: Search Institute, 1990).

⁶² David W. Anderson, "Planning Cross-Generational Ministry at Home," in *Across the Generations: Incorporating All Ages in Ministry: The Why and How*, ed. Vicky Goplin et al.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Fortress, 2001), 109.

⁶³ Ronald J. Sider and Ben Lowe, *The Future of Our Faith: An Intergenerational Conversation on Critical Issues Facing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a division of Baker Publishing Group, 2016).

⁶⁴ 例如，「不可偷盜」對一個倫理道德架構剛建立的孩子而言，是因為這會使人感到傷心，而且自己也會有內疚感。然而，對於一個倫理道德架構穩固的人而言，「不可偷盜」是因為社會有公約；侵犯私人的財產權是不合法的。一個人若違法，不但沒有盡到公民的責任，也會使社會失去安寧與保障。區應毓、溫育德、方悅：《育善在家：孩子價值觀之建立》（香港：天道，2000），頁 94。

⁶⁵ 參董家驛：〈把神學還給上帝的所有百姓〉，《每個孩子都是神學家》（新北市：校園，2017），頁 ii。

鑑於跨代信仰對話的重要性，基督教機構陸續推出相應的教材。例如，Axis於2013年開始推出不同主題的短片及相應的指導手冊來促進家庭跨代對話。其主題涉及六個領域，除了文化之外，還包含信仰、關係、身分、健康與科技。Axis的願景是，「能看到所有關顧的成年人都具備了為基督接觸下一代所需的對話、門徒訓練和文化翻譯技巧。」⁶⁶此外，D6也推出D6 EveryDay教材，使門徒訓練落實於家中。此教材每周額外提供三個免費的親子活動Splink，來促進信仰對話。⁶⁷

在各方的努力之下，終於有了令人欣慰的結果。巴納集團於2018年所作的調查揭示，有58%的實踐型基督徒(practicing Christian)與家人談論上帝或信仰，並一起禱告。⁶⁸筆者深願，家庭這個小教會的跨代信仰對話能早日順利地延伸至教會這個大家庭。始於英國並擴展至北美、澳洲和南非的Messy Church⁶⁹在這方面已有長足的進展。筆者所服侍的教會也於2019年透過跨代家庭小組及跨代團契等邁出一小步。

攜手落實所信。雅各書二章26節說到，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如上所述，在對「所處之世界」(數位巴比倫)與「所屬之世界」(上帝的國度)的信仰、價值觀、習俗和創建作出比較之後，堅韌的門徒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任何決定，就必需根據神的道德和倫理規範，以活出入世而不屬世的敬虔生命。這是一條背起十字架的道路，需要有教會肢體互相扶持、同心同行。

⁶⁶ 此願景的原文是"Our vision is to see all caring adults equipped with the conversation, discipleship, and culture translation skills needed to reach the next generation for Christ."見<<https://axis.org/about/>>（2022年3月1日下載）。Axis在主後2007年成立於美國的科羅拉多；當時的事工以青少年為主。

⁶⁷ <<https://d6family.com/splink/>> (accessed 1 March 2022).

⁶⁸ Barna Group and Lutheran Hour Ministries, *Households of Faith: The Rituals and Relationships That Turn a Home into a Sacred Space* (Ventura, CA: Barna Group, 2019), 18.

⁶⁹ 於主後2004年，Lucy Moore在英國Portsmouth附近Cowplain的一所教會創辦Messy Church，來服事家庭，尤其是那些沒有參加教會的家庭。見<<https://messychurch.ca/about/>>。

值得提醒的是，長期倚賴分齡事工的教會，如果沒有先把「跨代性」當作教會重要的核心價值，只把它視為是一種新的事工策略，則跨代事工很可能會變成得罪每一個世代的事工。⁷⁰ 因此，有負擔推動 IIM 的領袖，一定要先接受裝備，明白 IIM 的理論與實踐。⁷¹

最後，當全家人與其他家庭在跨代工場一起接受牧養、教導，並互相學習之後，父母，甚或隔代教養的祖父母，應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地在家中對其後代進行信仰塑造，建立基督化家庭。

三 第三工場：家庭工場 (The Home Arenas)

在 2020 年，教會因新冠疫情限制實體聚會，無法完全發揮其應有的功能。頓時，神所揀選的一個重要的崇拜地點——家庭(小教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然而，如上所述，家庭崇拜或家庭祭壇的推動已行之多年，但在缺乏有系統的裝備及資源之下，大多數的華人父母無法如願地承接在家培育孩子屬靈生命的重責大任。此外，無可諱言地，養兒育女這使命本身原本就是充滿着極大的挑戰(但也是最能令父母靈命成長的一項使命)。⁷²

上文所提到的分齡工場及跨代工場都是為了替培育父母塑造孩子鋪路。不過，筆者得再一次強調，中文或雙語跨代(包含親子兩代)教材和資源的缺乏必須得到華人教會應有的重視。

⁷⁰ 更多關於發展IIM所面臨的挑戰，見余惠娥：《給孩子全面的跨代教會生活》，頁 125～126。

⁷¹ 關於 IIM 的理論與實踐，見余惠娥：《給孩子全面的跨代教會生活》，頁 85～214。

⁷² 湯蓋瑞著，王瑜玲譯：《父母靈修學》（新北市：校園，2007），頁 19、26～27。

倘若教會一時尚無法透過分齡及跨代的工場來有系統地培育父母，則可以考慮使用「全齡」的主日學教材，例如 D6 EveryDay⁷³、Answer in Genesis⁷⁴。這類教材的特色是，從學前班到成人班的主日學都是進行相同的課程，但難度不同；其設計理念是讓整個家庭同步學習和成長，所以，教材大多會提供家庭跟進資源，例如，親子靈修及活動。此外，教會可建議父母購買一些他們容易上手的指引。例如，根據巴納集團和 Lutheran Hour Ministries 的調查研究，埃維茨(Don Everts)總結出三項能使家庭保持屬靈活力的操練：凌亂的禱告(Messy prayers；亦即連結於神)、喧鬧的餐桌(Loud Tables；亦即信仰對話)及敞開家門(Open Doors；亦即好客)。他在這三個項目之下都列出不少具體可行的建議。⁷⁵ 包威爾(Kara Powell)也提供一百多個實用並經過測試的構思，來幫助父母建立孩子持久的信仰。⁷⁶ 這些「全齡」的主日學教材及指引也可推薦給那些暫時還不打算回到教會的家庭，來幫助父母在家中培育孩子。

一旦家庭這個小教會被神復興之後，她必須帶着使命來堅固教會這個屬靈的大家庭。⁷⁷ 黃國維指出，血緣關係是神美善的創造。鞏固血緣家庭固然重要，但她畢竟是個「排他的羣體，家人和外人必須親疏有別，而神的創造計畫卻要眾人在基督裏同歸於一(弗一 10)，在末後不同

⁷³ <https://d6family.com/d6curriculum/?mc_cid=e41fa6_9bda&mc_eid=49b85e9a00> (accessed 5 March 2022). 這套教材可用於家庭及教會。

⁷⁴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sunday-school/>> (accessed 5 March 2022).

⁷⁵ Don Everts, *The Spiritually Vibrant Home: The Power of Messy Prayers, Loud Tables, and Open Doors* (Downers Grove, IL: IVP, 2020), 77-176.

⁷⁶ Kara Powell, *The Sticky Faith Guide for Your Family: Over 100 Practical and Tested Ideas to Build Lasting Faith in Kid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4).

⁷⁷ 黃國維稱家庭為「小教會」；家庭成員「在其中實踐神的愛，以教會的開放包容為終極目標」。他稱教會為「大家庭」；教會肢體「以家庭的親密與愛作榜樣，同時實踐神的使命」。然而，他強調，教會和家庭之間的差異不能被忽略。例如，家庭必須有界線；家庭成員不能只看重教會和社區的服事而忽略家人的需要。又如，教會肢體不可「高舉『家』這意象而變得內聚，排拒與自己不同或不熟悉的人」。見黃國維：《家庭神學：獨身、婚姻和家庭的神學反思》（新北市：校園，2022），頁 185 ~ 186。

邦國、支派、民族、語言的人要一起敬拜神(啟 七9)，所以家庭必須由排他的血緣羣體過渡到包容的屬靈羣體，神的計畫才可以滿足。」⁷⁸

四 結語

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影響及信二代的持續大量流失是今日教會所面臨的兩大衝擊。本文主張，在論及培育父母塑造孩子時，落實費登堡和羅倫斯所提出之信心發展的三個工場——分齡、跨代及家庭的工場，應該可為這兩大議題提供充滿願景的出路。過往，教會在培育家庭時，普遍是從分齡的第一工場(例如，親職課程或講座)直接跳到家庭這第三工場(例如，家庭祭壇)。因為缺乏跨代這第二工場(例如，跨代家庭小組或團契)的訓練，以及有系統之中文或雙語的跨代教材或資源，華人基督徒父母在家培育孩子時往往會遭受到挫折，甚或打退堂鼓。盼望新冠疫情所造成的限制逐漸解除之後，華人教會能集思廣益，整合三個不同的工場，來落實「培育父母塑造孩子」，特別是最被忽略的第二工場——跨代的工場。

攝 要

今日教會面對兩大衝擊；其一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影響，其二是信二代的大量流失。前者所帶來的衝擊包含：（1）有些家庭因各種原因暫時無意回到教會聚會；（2）疫情封鎖期間，父母參與各樣的親子教育網路課程或講座，吸收到多元的，甚至是非基督教觀點的信息。後者，亦即信二代的出走，促使教會必須（1）裝備父母在家擔任祭司的職分，（2）挑旺家庭這個小教會，來同心建立教會這個大家庭。根據研究顯示，一旦信二代對教會這個大家庭產生歸屬感，他們離開教會的可能性就會降低。筆者將從教會牧者的角度，透過費登堡和羅倫斯所提出之信心發展的三個工場（分別為分齡、跨代、家庭的工場），來為上述的議題與挑戰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議。

⁷⁸ 黃國維：《家庭神學》，頁180。

ABSTRACT

Churches nowadays are facing two major impacts; one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other is the high turnover rate of next generations. The impact of the former includes: (1) some families have no intention of returning to church gatherings for various reasons; (2) during the lockdown period, parents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parent-child education online courses or lectures, absorbing diverse or even non- Christian information. The latter, ie. the exodus of next generations, spurred the church (1) to equip parents serving as priests at home, and (2) to mobilize families as small churches to build the church as a big family together.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once young generations have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hurch as a big family,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leave the chu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ing a pastor at a church, the author provides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and challenges, which is based on Faith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Arenas proposed by Freudenburg and Lawrence (the age-specific arenas, the intergenerational arenas, and the home arenas respectively).